

蔡 骏 著

爱人的头颅

《地狱的第19层》作者成名之作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爱人的头颅

— 蔡骏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人的头颅/蔡骏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5.4

ISBN 7 - 80187 - 660 - 1

I. 爱... II. 蔡...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520 号

爱人的头颅

蔡 骏 著

责任编辑:陈晓云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010)68995424 (010)6832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010)68995968 (010)68998733(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邮箱: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邮箱: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 86(10)6899 6306

印 刷: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00×1000 1/16

字 数:200千字

印 张:15

版 次: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80187 - 660 - 1/1·207

定 价:19.8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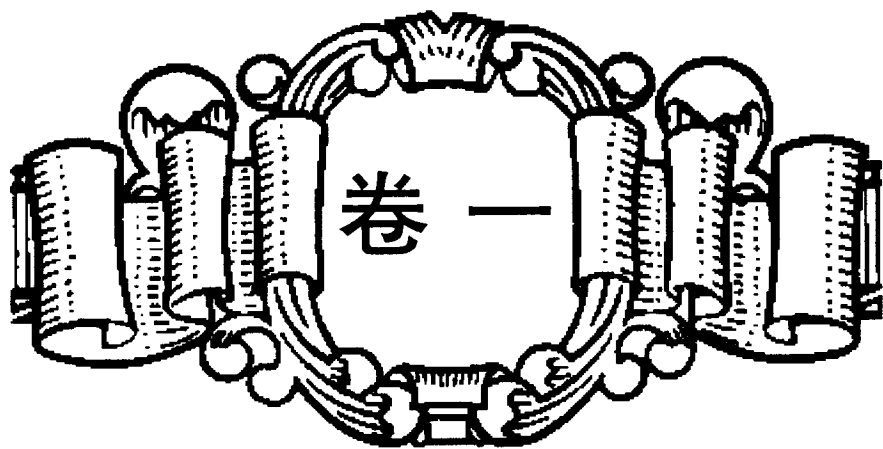
飞 翔	3
夏娃的密码	38
绑架(电影版)	60
芦苇荡	92
天宝大球场的陷落	107
杀人墙	122

卷二：

肉 香	139
一封家书	151
爱人的头颅	162
十个月亮	172
殉	179

卷三：

恋猫记	191
食草狼	200
赤兔马的回忆	207
我与一条河(后记)	215



卷一





飞

翔

飞 翔

◎纸飞机

场上比分一比零，足球场的喇叭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虽然这个球场的音响非常先进，但是在全场一片嘈杂的呐喊与几个最常见的脏话词汇的海洋中，传到我耳朵里的只是模糊不清的一串音节。我有些头晕，也许我天生不适合吵闹的环境，而且我所处的位置不太好，球门后面，进球的那个球门远在整个足球场的另外一头，我只看到远方几个人影晃动，白色的皮球闪了一下，接着就是全场一片欢腾。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实在是莫名其妙，我居然连谁进的球也不知道，我必须承认，我有些厌倦了，我抬起了头，看着黄昏时分的天空。忽然，我看到一只白色的纸飞机掠过天空，黄昏的天空被夕阳染红，那只呈现出一个角度很小的锐角三角形的纸飞机在球场上优雅地滑翔着，我仿佛能感到纸飞机后面拖出两道长长的尾气，宛如新娘长裙的下摆，让整个天空都黯然失色。

然后，我又看到了一只同样的纸飞机向球场上方马鞍形天空飞去，第三，第四，直到我数到两位数，越来越多，我数不过来了，也许是某个球迷团体庆祝主队进球的独特方式。现在，球场的上空正飞翔着成百上千的纸飞机，也许是他们事先就准备好了的，全都叠成同一个形状，那些纸飞机浩浩荡荡地在上空盘旋、俯冲、翻转，在血色的天空下，居然让我联想到了奇袭珍珠港的零式战斗机群。



爱人的头颅

我发现似乎全场人的目光都被那些纸飞机从球场上吸引到了天空中。一些纸飞机坠落在草地上，几个球员停下了比赛捡起了纸飞机，又重新把纸飞机扔向了天空。我身边的一些人，也从身下拿起了垫在座位上的报纸，叠成了纸飞机，扔向了天空，于是，那些纸飞机越来越多，我似乎产生了遮天蔽日的感觉。

我也拿出了一张废纸，按照我小时候的记忆，叠成了一架纸飞机，只是我叠的飞机特别丑陋，是啊，我都快忘了儿时的那些纸飞机是如何创造出来的。然而，我还是把我自己的纸飞机送上了天空，我注视着我的飞机，因为样子有些怪异，所以它在天上那么多的飞机中是那样显眼。我看着它，我觉得就好像在看着我自己，我的纸飞机，或者说就是我自己，正在飞向足球场里的最高处，一股上升的气流似乎在托着它的双翼往上而去。当它几乎接近足球场顶篷几乎要飞出球场的时候，动力却突然消失了，它又开始缓缓地向下滑翔，转了几个圈子，最后，一头扎在了球门前的草地里。

以后的比赛，我没有心思看完，只注视着那些纸飞机一架一架地坠毁在草地和观众席里。当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三声长哨以后，最后一架纸飞机向球门后面的看台飞来，最后，这架纸飞机飞到了我的面前。我一把抓住了即将坠落的纸飞机，这是最后一架，也许值得收藏。

球迷们像潮水一样涌向出口，我不喜欢拥挤的感觉，依旧一个人座在位子上准备最后一个离开。十几分钟以后，当人潮散尽，一些清洁工出来打扫的时候，我依然坐在位子上。天色已经黑了，在球场明亮的灯光下，整个球场上到处布满了纸飞机的残骸，一片白色的狼藉。

我终于从古老而尘封的记忆里想起了什么。



飞

翔

◎丹凤楼

公元十六世纪的上海县，当时著名的鱼米之乡，人杰地灵，赋税粮米供应南北两京，棉布纺织业更是行销全国，时有“苏松甲天下”之称。清人叶梦珠曾云：“前朝（明）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两，少亦万计。”南方的糖、药材、香料，北方的大豆、油脂、皮革都汇聚上海。邑人褚华谓：“从六世祖，赠长史公，精于陶猗之术，秦晋布商皆主于家，门内常客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械行李时，始估银与布捆载而去，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商肆林立，百货毕集，时人比之为“市货盈衢，纷华满目的苏州”，有“小苏州”之称。在这“游贾之仰给于邑中，无虑数十万人”的商业城市周围的许多小市镇也都发展起来。如朱家角、诸翟、安亭等，共有新兴市镇 63 个，均兴盛一时。

然而，正当此“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沉浸于一片繁荣昌盛的花花世界之际，来自海上的大祸却临头了。嘉靖三十二年，中国海贼王直引倭寇大举来犯，连舰数百，蔽海而至。四月十五日从浦东渡江直捣上海县城，知县喻显科仓皇逃遁，倭寇大掠，满载而去。至六月二十七日，五次焚掠县城，死者无数，昔日繁华的上海成一片废墟。

虽然元代上海就已建县，但并无城墙，此次几遭劫戮，市民决意筑城抗倭。全城市民自动出钱、出地、出力。首议者顾从礼捐粟 4000 石，助筑小南门。太常卿陆深的夫人捐田 500 亩，银 2000 两，拆房数千楹，助筑小东门。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开工，当年完工。城围九里，高二丈四尺，有门六座，东朝宗，南跨龙，西仪凤，北晏海，小南门名朝阳，小东门名宝带。另有水门四座。城上有敌楼 6 座，雉堞 3600 有奇，箭台 20 所。城外有濠环抱，长 1500 丈，宽 3 丈。要害处筑高台三座，名万军、制胜、振武。万军台上有丹凤楼，楼分三层，游人多登楼远眺江景，故有凤楼远眺一景，为上海八景之一（其余七景为：海天旭日、黄浦秋涛、龙华晚钟、吴淞烟雨、石梁夜月、



野渡蒹葭、江皋霁云)。

城墙筑成后的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十八日,倭舟七艘进攻上海。董邦政据城死守,各种火器齐发,毙敌无数,贼不敢近。围城十八天方围解。时有少林僧兵 88 人来援,大破贼于叶榭。嘉靖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徐海引大隅、萨摩倭船五十余艘突至上海。董邦政正率兵于浦东剿贼,城中皆老弱残兵,形势危急。市民招募敢死队员数百人守城。倭寇昼夜攻城,十八日夜半登城,被发觉,炮石雨下,倭退涉城濠,多被溺死,残部逃遁。后在水中捞得六十七具尸体,皆重创,头颅肿大,口圆而小,色黝黑,确认为日本人。

就在这场战斗胜利后的第七年,“著名的中国教徒保禄”(根据一份十七世纪耶稣会呈给梵蒂冈的报告中的称谓)诞生在上海县城南太卿坊内的一间小楼中。

当然,更多的记载说他诞生在县郊的农村,但我更愿意相信城厢内的这个说法,也就是诞生于乔家路的九间楼之说,尽管据说九间楼是崇祯年间建造的,要比他的诞生晚了许多年。

“保禄”的祖父是个上海的商人,很早就死了。当倭寇入侵上海的时候,房子和产业都给烧光了。“保禄”的父亲想必是没有继承多少遗产,所以只能做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商人,从事一些货物的批发与零售的小买卖。

我相信,“保禄”就是在上海县城的街道与小巷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光。

在四百多年前的某个黄昏,一个穷困潦倒以至于偶尔要靠种地才能维持生计的小商人的儿子,正从楼上狭小阴暗的格子窗里向外眺望。四周是深宅大院高高耸立的白色防火墙,而窄窄的街道对面是红色的窗棂与青色的瓦片。他只能透过破落的屋檐,看到的一方小小的天空,他看到一



飞

翔

只说不出名字的大鸟，正掠过火红的天空。于是少年放下了书本，悄悄地跑下了楼梯，他从后门出去，那儿有一条宽度只容一人通过的小巷，他穿过长长的小巷，旁边是豪宅高高的大墙，头上的天光就像一道缝隙。少年很快走出了小巷，在一条宽阔的青石路上，他向东面跑去，十六世纪的上海街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气味，那是南来北往的货物与附近乡下农民的气味。还有轿夫的汗臭味，女人的脂粉味，酒馆里的黄酒味，民居里的炒菜味，药房里的药材味，皮草行里的皮革味，总之，十六世纪的上海把南来北往所有的味道都汇集在一起，放在街道里发酵，又散播到空气中漂浮着。少年闻着这些味道，不免有些晕眩，忽然，一阵风从东面吹来，那是另一股味道，让人漂浮或者沉没的味道，浩浩荡荡，波涛汹涌。少年顺着风的来势向东跑去，很快他来到了城墙脚下，自从他出生七年前的那场战争以后，上海就再也没有经历过倭寇的灾难，所以，这里也就渐渐变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他很容易地就从马道跑上了城墙，在高高的丹凤楼上，少年倚着栏杆向着黄浦江的方向眺望。十六世纪的黄浦江烟波浩渺，西岸遍布码头与各种船舶，尤以双桅帆船为多，东岸则是一片江滩，青青的芦苇丛生，成群的飞鸟在江岸翱翔，还有从长江口溯江而上的白色海鸟也掠过江面觅食。再往东，是一片坦荡的浦东原野，那里有成片的水稻和棉田，密如蛛网的水道，一切都被夕阳覆盖上了一层红色。而此刻，面向着黄浦江是看不到落日的，西下的太阳正在丹凤楼的另一面，少年看不见它。不但太阳，就连原野尽头的大海少年也看不见，但他知道大海正在几十里外的沙洲上缓缓地鼓动潮汐。有谁知道，这个十六世纪的上海少年是多么渴望同时看到大海和夕阳啊！

此刻，一个风尘仆仆一生长途旅行装束的陌生人来到了少年的身边。陌生人把着栏杆，也望着黄浦江，长出了一口气，终于回到“凤楼远眺”了。

少年回头，看着陌生人的脸，小商人的儿子见过的人很多，有广东来的商人，宁波来的裁缝，苏北来的轿夫，苏州来的书生，福建来的水手，南



京来的税吏，但从来没有见过眼前的这个人。

你从哪里来？少年问陌生人，就像是在盘问什么可疑分子。

小公子，我从四川来。陌生人礼貌地回答。

四川人？

不，这里就是我的家乡，我是在四川做官，刚刚解职回乡的。这个陌生人缓缓地说。他是从成都启程的，坐船直下川江，进入三峡，出了白帝城，只一天工夫就到了江陵。接着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过武昌的黄鹤楼，湖口的石钟山，当涂的采石矶，镇江的金山和焦山，最后来到吴淞口，进入了黄浦江。

你还穿着旅行的衣服，是刚下码头的吗？

陌生人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当他抵达了东门外的码头，仰望着丹凤楼高高的匾额时，他似乎把一切都忘了。陌生人没有回到近在咫尺的自家园林，而是直接登上了这座城墙上的高楼。

少年继续问，既然你的家就在这里，为什么不先回家，却要上这丹凤楼来呢？

因为这里的景色很美。陌生人的目光对准了极远处的地平线。

这里看出去很美吗？少年问。

陌生人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叹息着说，是的，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及不上“凤楼远眺”的江景让我着迷。

可是，这里看不到大海，也看不到落日。

陌生人笑了笑说，大海离这里太远了，人的目力实在达不到，落日在西面，面向东方如何能看到？除非，你能像鸟一样飞到天上，在高高的天空中，我想，也许能看到远方的大海和西面的落日。

少年点了点头，高声说，我就想飞到天上去。

陌生人哑然失笑，觉得眼前这个嘴唇上刚刚长出些绒毛的少年实在有趣，人没有鸟的翅膀，如何飞上天空？



少年回答，人没有马的四条长腿，却依然可以在大路上长途旅行，因为人们有马车。人没有鱼的鳍和尾，却照样可以航行在江河湖海之上，因为人们有舟船。

陌生人听着少年的话，虽然有些别扭，但似乎包含着更重要的东西，他锁着眉头问，你是说人们可以像使用马车和舟船在陆地和江河中旅行那样，利用某种工具在天空中飞行？

是的。少年依旧看着天空。

陌生人点了点头，也同样看着红色的天空。

少年突然问他，能不能把你的伞给我用一用？

陌生人有些奇怪，但还是拿出了背在身后的油纸伞交给了少年。然后，少年撑起了伞，慢慢地爬上了栏杆，像走钢索一样，双脚站在栏杆上，陌生人吃了一惊，叫少年下来，少年却没有听。接着，少年在栏杆上站直了，向身体两侧平伸出双手，右手握着撑开的油纸伞的伞柄。

许多人都朝少年看来，丹凤楼上的游人，城墙上的小卒，码头上的挑夫，黄浦江里的水手，许许多多的人的目光都朝着这个站在丹凤楼栏杆上只需跨一步就会从四五丈高的地方摔下来变成一团肉酱的撑伞少年。

一阵风吹过少年的脸颊，很舒服，撑开后的油纸伞很大，在风中有些摇晃，他看着自己脚下的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仿佛已飞到了云端中。

少年闭起了眼睛，飞吧。

在那个黄浦江畔的黄昏，这个后来成为著名的基督徒的少年差一点就飞了起来，当然，如果他真的飞了起来，那么日后也就不会有这个著名的基督徒了。所以，基督徒们还应感谢当时站在少年身边的那位陌生的绅士。

当少年即将要向前跨出一步越向天空的时候，是陌生人一把抱住了他，拉回到了栏杆里面。而那把伞，却已经飞了出去，油纸伞晃悠悠地在黄昏时分的江风中摆动着，一股风吹来，居然把伞吹向了比丹凤楼的斗檐更高的高处。随着汹涌的江风，那把伞在空中翩翩起舞起来，陌生人瞬间



爱人的头颅

觉得那把伞的形体如同一个西域的美人，被夕阳洒上一层金色的光芒，在云端里跳着古时候的胡璇舞。过了一会儿，风向变了，那把油纸伞快速地向黄浦江的方向而去，然后缓缓地下降，最后，摇摇晃晃地落入了汹涌的黄浦江中。

这时候，少年才慢慢地说，对不起先生，弄丢了你的伞，我父亲正在做一笔油纸伞的批发生意，他会赔你一把新伞的。

不用了，告诉我，为什么要撑着伞站在栏杆上？

因为你的伞很大很结实，而刚才的风向和风速都很合适，我会在空中驾驭风向的。

陌生人看着少年的脸说，总有一天，你会很有出息的，至少比我有出息。

你今年几岁了？

十五岁。

都十五岁了，过几年要去考秀才了。他似乎想起了二十年前会试发榜后看到自己名落孙山的那天，还好，那一切都过去了，不过对眼前这个少年来说，还刚刚开始。

陌生人继续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徐光启，字子先。

陌生人点了点头，目光里有一种无奈，然后辞别了少年，走下了丹凤楼。

他走进了上海县城的城隍庙东北角的一座深宅大院里。然后，他来到西面一座荒废多年的园子里，看着月亮渐渐地爬上树梢，他已经打定主意了。几个月以后，这座废园子被他建成了一座富丽堂皇的江南园林。以供他的父亲，也就是前南京工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潘恩潘老爷子觞咏其间。这个救了少年一命的陌生人的名字叫潘允端。他取“豫悦老亲”之意，将这座园子命名为豫园。六十多年以后，当丹凤楼上的少年和陌生人都早已经作古的时候，那位少年的第三代后人，买下了潘家的一栋旧宅世春



飞

翔

堂,改建为上海第一座罗马式天主教堂。在今天,如果顺着豫园边门的安仁街拐进梧桐路,在福佑路第二小学分部里,你会看到这座全部楠木构架的明代建筑现在已经成了小学生的健身房。

◎南方

“广东的天气真热。”课堂里的徐光启擦着汗,缓缓地说。几个学生在悄悄地笑,他们用广东话窃窃私语起来。徐光启无法听懂他的学生们究竟说的什么,他也不愿意去深究那些可能对老师的不敬或是嘲弄,炎热的天气让他有些慵懒,窗外又响起了广东女人的木屐声音,“踏踏踏”敲着青石地板。

于是他卷着书本,凝神望着窗外一棵巨大的老榕树,那些繁茂的枝叶一直垂到书院的窗口。不知过了多久,当他回过头来的时候,发现教室里已经没有一个学生了,作为老师,也许应该表示出愤怒,可他却愤怒不起来,反而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放下卷成了一团的书,心想,也许自己确实不适合教书。

他走出了教室,那拖着木屐的广东女人又不知到哪里去了,阳光从茂密的榕树枝叶的缝隙间洒了下来。光线零零碎碎的,倾泻在徐光启的额头,那个十多年前丹凤楼上眺望江景的少年如今已经成长为一个男人了,他也离开了故乡,来到了遥远的广东。

风从院墙上掠过,迷离诱人,一如那童年的幻想,这里是炎热潮湿的南国,在儿时,他的小商人父亲常常在家里存放许多来自广东和南洋的货物,狭小的房间和阴暗的楼梯里,到处都充满了那些奇怪的味道,也许是蔗糖或者是药材,还有南海里的鲨鱼翅,这些奇怪的味道混杂在一起,慢慢地在陈年的老屋里发酵,真的说不清,少年的他只能统称这为广东味道。这来自遥远南方的广东味道散发着某种神秘的气息,叩响了他身体深处的某个意识,于是,他感到了最初的欲望,少年的欲望,被来自南方的气



爱人的头颅

味所诱惑。于是，他从少年成长为男人。如今，他终于来到了神秘的南方，却什么都没有得到，那原始炙热的幻想却变成了广东女人的木屐声在不断地响起，慢慢地流逝着年华。

十五岁那年的惊魂一刻，他差点从丹凤楼上坠下送命，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那一年的上海，人们总是说小商人徐某人的儿子异想天开，居然想要在丹凤楼上撑着油纸伞飞上天去。那次，徐光启的小商人父亲狠狠地打了他一顿，让十五岁的他一个月没能起床，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去过丹凤楼。

许多年过去了，他知道，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潦倒的小商人，但依旧是深深爱着自己儿子的，父亲所做的一切：在外面闯荡码头、批发走私的小商品、甚至在乡种地，都是为了儿子能够读书取得功名，不再像他那样低三下四地做一个被别人瞧不起的小商人。于是，父亲逼迫着儿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苦读伟大的孔子与孟子流传给后代的那些经典。尽管父亲对这些厚厚的书本里写的东西不太明白，但父亲深信书本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东西，甚至比他日常接触的银子和孔方兄更有作用。因为古时候有一位皇帝说：书本里藏着黄金，藏着粮仓，最后，还藏着美女。

在他长大成人的岁月里，他就像当年在丹凤楼上遇到的那个陌生人一样，走进了一个又一个的考场，从此，他的人生就变成了一场漫长的考试，将一直考到死亡的那一天。十九岁，他成为了秀才，二十六岁，他参加了乡试，却没有能够成为举人。于是，他没有回到故乡，而是循着一个古老的梦，来到了遥远的广东，在这棵百年大榕树的脚下，成为了一名私立学校也就是书院的教师。

当徐光启在大榕树下发着愣，几阵轻风吹动他的乱发，正暗暗盘算着是否要回到家乡用这些年来教书积攒下来的积蓄买一块地，种几亩水稻和青菜聊度此生的时候，他见到了一个陌生人，不过这个陌生人，却明显



飞

翔

不同于当年丹凤楼上救了他一命的人。最重要的在于，那个人长得极不寻常，令徐光启大吃一惊。这也难怪，自太祖洪武年间起，本朝就实行起了海禁，再也没有前朝的马可·波罗这种人了。

简单地说，这个陌生人不是中国人，而是来自遥远的欧洲，他的汉文名字叫郭居静，西文名字叫 LazarusCattaneo。他来中国的使命，就是要把耶稣的事业传播到伟大的中华帝国，为罗马教皇填补世界上最大的一片基督信仰的空白。这个渡过茫茫大洋，穿过半个地球，怀着一颗随时准备奉献给耶稣的心的人并不知道，他眼前所见到的这个普通的中国人，将成为在中华帝国名留青史的基督徒。

许多年以后，另一位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回忆说——中国南方大榕树下的这一天是耶稣在东方的节日。

◎利玛窦致梵蒂冈的信

尊敬的梵蒂冈教廷及教皇：愿天主保佑天主教徒，打击亵渎圣灵的新教徒，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

我，天主的仆人，耶稣会的使者，利玛窦，现在正在遥远的中华帝国的首都北京，给伟大的罗马写这封信。愿信差能够平安地将这封信带到澳门，愿澳门的船长能够平安地跨越南中国海与印度洋、大西洋、地中海，将我的信带到圣彼得大教堂，让尊敬的教皇知晓——中华的大门已经为主敞开。

一切全来自天主的恩典，回想往昔，我们这些传播天主福音的使者，是多么渴望抵达遥远神秘的东方，把天主与基督的光辉洒遍东方的大地。因为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度，有着广阔的幅员，数以亿计的人民，与五千年的辉煌文明，乃是世界上最文明最庞大的国家和民族。彼国之人民，